N 且听风吟

夕阳，脉搏跃动的火红

□ 焦玉霞

这嫣红的夕阳
用燃烧的绚丽涂成
璀璨的壮丽
震撼灵魂

生命的跌宕起伏
既喧闹
又寂静
缓缓穿行在湖边
心中有湖水的澄澈
也有云朵的波纹

宇宙的奥秘
在长度和宽度中平衡
遥望浩瀚的长空
我和哪一朵祥云相逢

捧起岁月的波纹
涂抹光阴的本真
缓缓流逝的一切啊
这样真切
这样迷人

夕阳中有我
我在夕阳中宁静
这永恒的红色啊
是心脏穿透云端的坚韧

凝望广漠的苍穹
夕阳在静谧中永恒
这绚丽多姿的璀璨啊
是脉搏跃动的火红

乡村田园画（外一首）

□ 路志宽

凉爽的细雨，洗刷村庄
草木湿润，鸟儿的叫声湿湿的
田野碧绿，灌浆的麦穗
在心中酝酿一种甜蜜

枣树的新芽，色彩鲜艳
枣树下，成群的鸡鸭
被母亲手中喂食的食物吸引着
童年的时光，就这样被框进记忆
框成一幅乡村田园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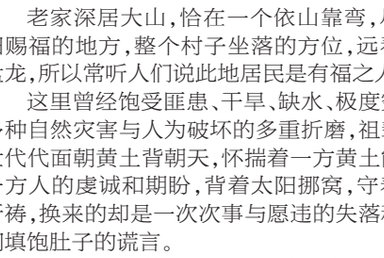
一场雨，成为那么多人共同的渴望
大雨之后，就是沉甸甸的收获啊
麦子渐渐变黄

布谷鸟

这声音，夹杂着浓浓的乡愁
撩拨人的心情
它们的叫声，喊出一个季节的来临

懂事的麦粒，在歌声中走向成熟
整个世界暖融融的

垂柳的发丝下，裙裾轻摆
一个季节在我们面前，亭亭玉立



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
投稿邮箱：nxrblps@126.com

N 岁 月

北里行

□ 清 心

旧社会，逃荒有两条线路。

一条是下陕西。八百里秦川，良田沃野，吸引渭河两岸塬上的人们，也吸引我们这里的媳妇丫头，抛家弃舍，寻一碗饭吃。

一条是走“北里”。茫茫黄土，人烟和树木一样稀少，喝的是窖水，吃的是糜谷。庄稼“旱十年成一年，成一年吃十年”。一身劲不怕苦的爷们，心一横头一扭，扁担一头挑一口锅，一头挑起小儿子，腰带拴上大儿子，一路向北。

“北里”是老家的说法。比如把徽、成、礼、文县，两当、武都叫“南山里”。把河西、青海、新疆叫“西口”。“北里”指老家以北，沙漠以南的大片地带，大概是会宁、静宁、西吉、海原、隆德、靖远、白银、银川，甚至内蒙古的一些地方。

我的堂姑姑就是旧社会，被姑父就这样带到“北里”去的！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寒冷飘雪的腊月。父亲在炕上盘腿而坐，高兴地给我们读一封北里的来信，读着读着突然停下来发呆：“北里，娃的堂姑姑病了。三十年来年没见了，甚是想我！”母亲忧愁地说：“娃他爸，要不然你赶紧去，看看莲娃姐吧”。父亲沉默了半会：“医院里很忙，病人很多，吃个饭没个准点，哪有时间！”父亲从衣兜里掏出一包黄金叶，抽出一支，用洋火点着，一支接一支。

腊月二十九，父亲从单位回来，一进门说：“我请了十天假。三天年一过完，就去北里给娃堂姑姑治病”。

正月初三的晚上，父亲从墙上取下他心爱的药箱，拭去上面的灰尘，仔细地往里面添加了好多药品。给姑姑卖的黑色女式棉暖帽，给外甥们卖的一大包水果糖装在布包里。拿出张全家福照片，和北里姑姑寄来的那个挂号信信封，用一角报纸细心包好，装进衣兜。初四一大早，天刚蒙蒙亮，寒气逼人，树枝和草叶上的霜花很白。父亲穿着平时舍不得穿的蓝华达呢衣服，灰卡基裤子，给母亲说：“我正月十五就回来了”，然后踏上去通渭的班车，到定西倒车，直达会宁，一路向北。

那段时间社会风气不好。父亲去北里的日子，我们听到更多的消息，都是与“小青年”有关的事——他们要么在偏僻的半道拦路，要么在车里偷盗，专在出门人身上下手，人们心里充满恐惧。但愿爸爸福大命大，不会遇到。我们提心吊胆，母亲心神不宁，在屋里出出进进！

老家的老北风，还是那样嗷嗷嗷地叫！当房顶的瓦片，被大风刮得咔嚓咔嚓响的时候，在没有爸爸的晚上，就更加害怕，想起大人们说的“打砸抢”，我把头缩进被子发抖，在母亲的怀里蜷成一团。

父亲走后，母亲每天掐指算着父亲的归期。

正月十五，是堡子里的上台戏，写的是陕西省剧团的戏。街上锣鼓喧天，烟花爆竹声声不断。方圆几十里的人，拿着板凳，扶着老人，拖儿带女到堡子里看戏，大人小孩吵吵嚷嚷和着小狗汪汪的叫声，一片热闹喜庆的气氛，个个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。母亲平时比我们爱看戏，不管是攒班戏还是大戏，母亲都要带上我们去看。我不开心的时候母亲把我搂在怀里，哼段秦腔哄我。

十五这天，在漫长的等待中过去，父亲没有回来！

那一天，听见邻里的小孩都互相招呼着去看戏，我傻乎乎地朝门外探头探脑，一旁的姐姐，狠狠地蹬了我一脚。天渐渐地暗了下来，我们姊妹四人，没一个跑出去撒欢。母亲坐在炕沿上，一只手撩起衣襟抹眼泪，我们围着母亲一起哭。“你爸爸在单位请了十天的假，他该回来了。他平时把单位的事看得比家都重！再说，走亲戚的，也该回来了”！

时间一天天过去。正月结束了，可是爸爸仍然没有回来，医院里也来人，打问了好几次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，度日如年的滋味。母亲时时站在门外的台阶，望着马路上的车站；有时候，正在干活的母亲，一听到门响，就停下手里的活，奔向大门；好几次看到，母亲在梦里惊醒，一直坐到天亮……

转眼就是二月，空气温和了许多，柳树芽子开始膨大。那是一个夕阳沐浴的下午，母亲在院里簸麦子，听到门响，抬起头，停顿片刻，满眼惊喜，簸箕扔在院里，麦粒在地上跳跃，大喊：“娃，快来，你爸来了”！

父亲还是那一身穿着，只是脸色看起来憔悴了许多，看着久违的我们。母亲抱住我，一脸泪水地责怪父亲：“出趟门真让人担心，四十几天了，我以为你不在世上了……谁知道。不早回来，一封信也不写，急死人了，你可倒好……”

父亲取下肩上的药箱，小心翼翼地挂在墙上，洗完脸，脱掉鞋，盘腿坐在炕上，给我们讲起北里的事：

父亲是第二天才到会宁的，这是他第一次去北里。按信封上的地址，坐上了去韩集公社的车，在八里湾下车，步行二十几里才能到周湾。

北里和老家不一样，一模一样的黄土黄山，海浪一样荡开到天尽头。除了村子附近，有零星的几棵树以外，满目所及很少有树木的踪迹。父亲很快就迷路了，不得不返回到南王，找了一个中腰沟的老乡带路，晚上七点多才到了姑姑的家。老乡拉开嗓门喊：“周家婶子，来人了”。

院子里已经暮色苍茫，父亲挑起门帘，进入上房。炕上传来微弱的问话声“谁呀”！

父亲划着火柴，点亮油灯，举着往炕上照去。炕上躺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婆，头发花白，脸色憔悴，身上盖着一床打着补丁的灰色碎花被子。父亲把油灯放在窗台上，俯下身把她扶了起来。她一脸疑惑，再次问父亲是谁？看到药箱：“你是娃他爸请来的大夫”？父亲没吭声，只是看着她笑，停了片刻，“你再看看，想想，认识不”？姑姑说“面熟很，记不起来，冒（猜）不着”！父亲说：“我从秦安王铺来。”姑姑一脸惊讶：“秦安王铺，秦安王铺”！她瞅着父亲的脸，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，一把抱住父亲，“是堡堡，就是堡堡！我当你不管我了”！爸爸也哭出了声：“是堡堡！就是堡堡”（父亲的乳名）。

这时候在村里帮忙的大表哥，三表哥、小表姐等几个回来了，姑姑招呼着：“快来，看看谁来了！”一会儿上房地下，挤了好多小孩，他们用惊讶的目光瞅着父亲，北里姑姑笑眯眯着给孩子们说：“知道这个人是谁不？他是我经常念叨，秦安王铺的堡堡舅舅”！孩子们这个“舅舅”，那个“舅舅”地喊了起来。父亲给外甥们每人散了一大把洋糖。姑姑让三表哥去在大沟乡通安城，走亲戚看戏的姑父。

父亲和姑姑是堂姐弟，是一个爷爷的亲孙子，他俩的感情和亲姊妹一样！我爷爷走得早，奶奶一个人拉扯着父亲和姑姑。北里姑姑比父亲大十岁，是她呵护着父亲的童年，看着他长大。

北里姑姑是童养媳，嫁到王铺本地一个周姓人家，逃荒到的会宁。

北里姑姑生了十三个孩子，活了九个，五男四女，一个女孩送了人。因为生孩子太多，体弱多病，家里一贫如洗。那时，二表哥在硝场干活，一个月工资才十几块，养活全家，还要供我四表哥和五表哥读书，生活非常艰难。

平时家里吃的只有粗粮，父亲来了，就去村里借了些白面，请人给父亲一个人做旗花面片子。清油太少，饭熟了就用筷子在油瓶里蘸一蘸，滴在父亲的碗里，姑父姑姑、孩子们就没这个待遇！

父亲去的时候，没柴烧茶，姑父去山上砍了好多柠条，在炕门前把柠条砍成小段，摆得整整齐齐。父亲看了说：“这些柴能喝几个月的茶了”。

父亲喜欢抽烟，一根接一根地抽，给他的外甥说：“老家人都叫我胥一根”，惹得外甥们哈哈大笑。表哥和表姐们特别喜欢父亲，闲下来，就围在父亲身边。当时五表哥和小表姐年龄很小，晚上睡觉时，一定要舅舅搂着，两个人因为争抢舅舅的胳膊哭闹得不行，父亲没办法，只好左边一个右边一个，他们听着父亲的童话故事，进入香甜的梦乡……

卧粪、芒种、锄草、委土、收秋、耕地、碾冬场……几乎劳累一整年的姑姑病了！先是头疼头晕，没有胃口，又是吐又是泄，一下子就放倒了。

父亲摸脉、听诊、量血压，给姑姑诊断——劳累过度，身体虚弱，感冒太久，引起的肝肾不交，脾胃不和，好在并无其他大碍。用上父亲准备的药物，另外开了几服健脾和胃、益肾平肝的中药，姑姑的身体慢慢地有了好转，三四天开了胃口，喊着要吃东西，四五天就能下地走动。

当时三表哥的心脏不好，有很大的杂音，姑姑姑父他们很忧愁，父亲给他开药治疗，很快痊愈。村里的一个人，不久前父亲刚刚去世，要父亲给他瞧病。那里的风俗是服丧的人，不能进别人家的门，父亲就拿出板凳，冒着寒冷，在姑姑家的大门外给他问诊……他们很感激，给父亲钱，被严词拒绝。父亲说：“我是来看亲戚的，不挣钱。你们都是我姐的朋友、邻居，我哪能收你们的钱！免费诊疗，免费诊疗”。有需要用药的只收药钱，大多开出中西处方，让他们去当地药房自己抓药。这样一传十、十传百，方圆几十里，听说周湾村来了一位“神医”，病看得很好，还不收钱，都赶来瞧病。这个来了，那个走了，三三两两，姑姑家的屋里挤满了人，父亲从早忙到黑，没有闲歇。

淳朴的乡亲们为了表达心意，这个带几个鸡蛋、一包香烟，那个送半袋小米、一捆粉条，再个捉一只老母鸡倒是常有的事。父亲和姑姑再三推辞，坚决不收，只是扛不过乡亲们面红耳赤的执拗。姑姑家因为父亲的到来，生活也滋润了许多，也给姑姑的顺利康复提供了条件。

有时，姑父和三表哥，扛一口鸟枪，逛荡一日，也能打到一两只野鸡野兔，一家人当是又过了一回年。

父亲不放心姑姑的病，细心治疗，多待了几天。直到姑姑能做些家务，饭量如常的时候，父亲给姑父说：“明后天就要走了，我再开一服药，你去乡上取了，粉成面子。让我姐缓上三天，之后开始吃药，调理巩固一个月，保证还你一个躬梆硬朗的姐姐”。

第二天早上，计划着送父亲回家。姑父把牲口早早喂饱，东西装上驴车，一家人在上房里正吃早餐。帘子一挑，扑进一个壮实的男人，一把拉住父亲：“救救娃他妈！救救娃他妈”！五十多岁的大男人，扑通一声跪在不到四十岁的爸爸脚下，放声大哭。爸爸二话不说，拿起药箱，风一样旋出屋子，看到门口的驴车，略一愣神，回头给姑父说“救人要紧，把车卸了”！说完直接坐上了来人的自行车。原来老者的妻子突然中风，不省人事，孩子不在身边，托邻居先看着，骑了十来里路，请父亲医治。父亲一到他家，马上拿出三棱针，直接刺患者的十宣穴、耳尖穴，每穴挤出三五滴乌黑黏稠的血液，病人长长地吸了一口气，咳嗽一声，父亲马上偏过病人的头，掰开口用食指深入口腔，帮助吐出浓痰，但是病人仍然处于深度昏迷之中。父亲在病人家里，一待就是八九天，中药加针灸，按病人的情况随时调整处方。直到第十天，病人才慢慢地睁开眼睛，茫然地看着周围的人。父亲说“人现在是救住了，但要完全恢复，还得六七十天。我安顿的那些药，要坚持吃，最后一定能恢复到下地走动，生活自理”。

父亲因为熬夜太多，口里起泡，牙龈肿痛，给自己也开了一服中药，请老者到乡医院一并取来，然后带上药回姑姑家熬药调理。没成想一回到姑姑家就开始发烧，浑身发抖，盖几床被子还嫌冷。原来是重感冒，加上近期生活不规律，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，一下子垮了！

老者养着几十只绵羊，下羊羔，剪羊毛，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。看到父亲为了救他的妻子，劳累成疾，便让儿子牵来一只大骟羊，犒劳父亲。表明来意，父亲坚决不收，让姑父姑姑连推带搡把来人和骟羊掀出了院门。

第二天早上，天不亮听见有人敲门，姑父穿上衣服打开门，远近不见人影，一只扒皮开膛，收拾干净的羊筒子（宰杀好的整只羊肉）立在门旁。姑父扛进门，说给父亲听，父亲一下子火了，一定要姑父马上给人家送回去。这时候，倒是姑父劝了起来：“他舅，人家这么诚心，你不收也不好。你实诚着给人治病，没图一分钱。人实诚着把羊宰了，给你送过来，也没图钱。再说了，刚过完年，人家把不宰的羊已经为你宰了，也卖不成钱，你让人咋整！人看中的是你这个人，你把肉送回去，让人咋弄哩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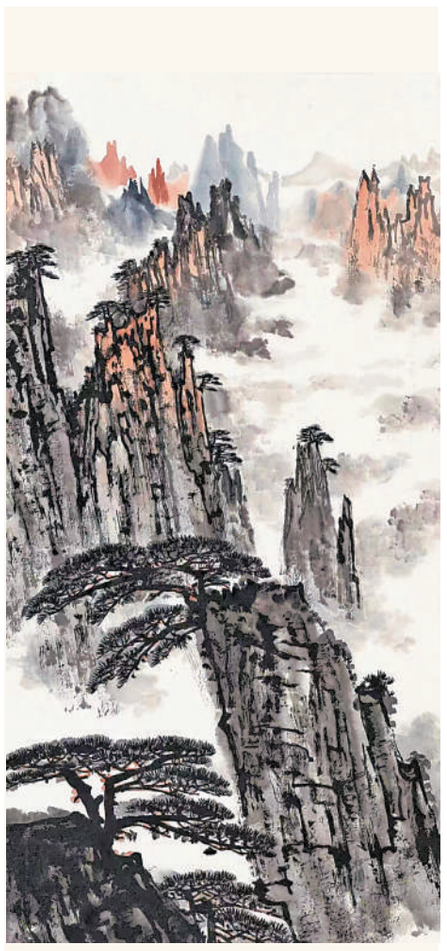
那只羊大家舍不得吃，姑姑炖好了，在里面烩些干萝卜丝，舀给父亲一个人吃。小姑娘把指头含在嘴巴里吸吮，瞅瞅羊肉，又瞅瞅姑姑，想吃，姑姑不给。父亲就瞪着姑姑、姑父生气，也不吃一口。姑姑拗不过父亲，直到给所有人都舀上了，大家才高高兴兴地开吃。

眼看着正月过了，“已经超假好些日子，得马上回去”。父亲的身体略微好些，就焦躁得不行。一听父亲要走，姑姑急得直哭，大表姐赶着给父亲纳鞋垫，纳了好几双鞋垫，花鸟图案活生生的，漂亮极了。

二月十三，父亲的病完全好了，精神百倍，迎着初升的太阳，告别了赶来送行的众多乡党，骑着村子里最大的白叫驴，姑父赶着麻驴，拉着行李，沿着大沟乡的大路到了会宁。

车站小别，父亲给姑父卖了一盘牛肉拌面，姑父舍不得吃，“带回去和你姐一起吃”！

作者简介：胥小蕊，笔名清心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作品散见于各类报刊杂志。



黄山松云 宋文治

N 灵 犀

绣读时光

□ 刘椿山

阳台不大，内置的那种，与客厅连为一体，我和母亲各占一头，她绣花，我读书。

母亲绣的是一双鞋垫，专门为她孙子绣的。从一开始母亲就绣得很仔细，连鞋垫背面的线角也顺得整整齐齐的，面上根本找不到一个线头。母亲偶尔会抬起头来问我：“也不晓得那个‘东西儿’喜不喜欢？”母亲总是称她的孙子为“东西儿”。那个“东西儿”，她是护在怀里怕摔了，捧在手里怕掉了，含在嘴里又怕化了。

我读的是俄国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的名著《母亲》。每读上几段文字，我便会抬头看一眼在我对面绣花的母亲。我看见架在她鼻梁上的老花镜滑到了她的鼻尖上，有几缕白发从她的帽檐儿里钻了出来。一看到滑到她鼻尖上的眼镜就有些想笑，而那几缕白发又让我笑不出来。

有时候，我看母亲的时候，正好她也抬起头来看我。我就逗她：“你看你，叫你读书你偏不听，非要绣花。”母亲却莞尔一笑，问我：“几点啦，该不该煮饭了？”母亲从没进过学堂门，“大字认不得，小字一团黑”，她知道我在开她玩笑，也不恼，只是把话题引开而已。

阳光暖暖的，透过窗户，像一张薄薄的蝉翼贴在我们身上。春天来了，窗台上那盆从老家移栽过来的韭菜绿油油的，长势正旺，透过那丛新绿，时光仿佛回到了三十年前。

那时我十来岁的样子，母亲也还很年轻，头上一根白发都没有。夜里，母亲点一盏煤油灯在床前，她坐在床上绣花，我就搬一条高凳坐在床前的踏脚板上写作业。母亲一边绣花，一边叮嘱我要好好念书，将来长大了才有出息。母亲偶尔还会从床上探出身子来，朝我作业本上看一眼，虽然他不识字，但她可以从本子上的留白，知道我写得认不认真。

夜静静的，铅笔在作业本上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，煤油灯越来越暗了，母亲又从床上探出身子，用手中的绣花针拨了拨灯芯，屋子里一下子又亮堂了起来。时间仿佛就在母亲拔灯芯的那一刻凝固了，周围的一切都被锐化，我和母亲就那么清晰地在时光的扉页里存在着，哪怕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她仍然那么清晰明朗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。

一个下雨天，母亲无法下地干活，就抬来一张椅子，坐在大门边绣花。她绣花的时候，我就搬来家里吃饭用的小方桌，摆放在大门的另一边写作业。我喜欢这样紧邻着母亲，偶尔听她唠叨两句，也不觉得她话多。雨下得不大，淅淅沥沥的，雨水顺着屋檐上的瓦沟，一串一串地往下落，打在地上“嘀嘀嗒嗒”地响。时光被母亲穿进她的针鼻儿里，又一针一针地绣成好看的花，那些花便有了岁月的芬芳。

岁月悠悠。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母亲的容颜不再年轻，而我也已人到中年。回首过去走过的路，才发现和母亲共度的时光并不多，尤其是我当兵以后，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，掰着指头便可以数得清楚。如今，母亲来到城里和我住在了一起，我要倍加珍惜和母亲共同度过的每一天，让每一天都能在时光里烙下深深的印迹。

我轻轻地将手中的书合上，默默地注视着母亲。她静静地坐在阳台上，倾腰颌首，挥舞着手中的针线，绢绣着美好的时光。时间把母亲定格成了一幅温馨的画面，我看见在岁月深处，母亲正深情地回头张望。

绣花母亲读书郎，相依相伴岁月长！

扯心的乡愁

□ 闫宝珍

岁月无情，光阴留痕，蓦然回首，曾经牙牙学语的孩童，现已白发苍苍，成为古稀老人。

人们常说，到了这个岁数，眼前的事情忘了，过往的经历记得或许这就是对无情岁月的最好注解。

老家庙山，位于西吉县西部大山深处。何来此名，已无从考证。老人曾经的絮叨和讲述，早已随着岁月的斗转星移，被埋进深厚的黄土之中。当年那些教导子孙的教科书一般的话语，也已追随轻风远远遁去。留在脑海里的，只有一丝丝清晰如昨的被老人数落和爬墙上树的兴奋过往。

老家深居大山，恰在一个依山靠弯，尽收暖阳赐福的地方，整个村子坐落的方位，远看形如盘龙，所以常听人们说此地居民是有福之人。

这里曾经饱受匪患、干旱、缺水、极度穷困等多种自然灾害与人为破坏的多重折磨，祖辈们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怀揣着一方黄土能养活一方人的虔诚和期盼，背着太阳挪窝，守着月亮祈祷，换来的却是一次次事与愿违的失落和子孙们填饱肚子的谎言。

记不清广种薄收的残酷忽悠了多少人，也不清楚靠天吃饭的状况玩弄了多少代，总之，一辈辈、一代代不屈的汉子，就是在这种被事实玩弄、被残酷戏耍的过程中，凭着顽强活下去的信念，硬生生地在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上，撑起了一片天地，养活着自己，拉扯着子孙，生生不息，根深叶茂。如同割韭菜一般，一茬一茬割掉，一茬一茬生长，年年岁岁，岁岁年年；又像隐含着诗一样的灵魂，浪漫且潇洒地迈着蹒跚的脚步，一步一步走向远方。

不久前，应了晚辈们要改造翻建曾经庇护过祖先、庇护过我们、也庇护过他们的位于大山深处老宅子的心愿，我欣然允诺，让他们放手去做。我深知如今我能给予他们的，就是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，其余已力不从心。

子孙们有力的出力，有钱的出钱，在他们的努力下，很快，一座面貌一新的宅子一改旧日的模样，庄重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。面对新宅子，我生出诸多感慨和联想，一股从未消失的热流从心底深处跃然泛起，似一种召唤。我不由得躬身双手捧起一把还泛着清香的黄土，深切地感觉到顺着指缝往下流淌着的，是先人们含辛茹苦的热泪和汗水。那一粒粒饱含期盼与追寻的黄土，不正是昔日向贫困宣战的宣言书，而今亦成为后人们感天动地的成果展？刹那间，我的双目集结了无以计数的酸楚，随即奔涌而下，构成一串串难以割舍的乡愁和此生不可忘却的思念。

按照乡间的习俗，新宅落成要举行“进火”仪式，这是一种民俗。这个沉默了几十年的老宅子，厨房里有了烟火，院子里有了笑声，屋子里有了人气。我不禁深思：这人啊！无论追寻诗与远方到哪里，心中都会有一个牵挂，那就是故里。我感恩这片土地，感谢天地予我以灵气，感谢雨露给我以生气，感谢山河壮我以朝气，感谢父母送我以福气。挥我狼毫，抒我情怀 ！

曾经养育我们的先人已经远去，曾经顽皮捣蛋的孩童，有些已然年迈。逝去的无法追回，留存的倍需珍惜。洒落手中的黄土，一股清风顺势扬起一阵尘埃，带着无尽的思绪飘向远方。顺着微尘飘去的地方，我看见曾经焦渴裸露的山野，如今已被遮天的绿荫所覆盖，一棵棵挺拔的身姿，不是先人累弯的身躯，而是迎风松柏的灵魂、眷恋厚土的深情、矢志不渝的精神和抗争命运的胆气。

那个曾经四仰八叉躺在山梁上的顽童，如今满面岁月印记。追寻儿时的梦境，心潮起伏，那从山头缓缓升起的浩渺烟波，如云似雾。远山一抹橘红，牢牢粘贴在映出晚霞的上空。那吉祥的红润，妩媚妖艳，充满诗情画意。身居天然巨幅写意画中的我，全然进入如痴如醉的梦境，尽享惬意。

无数的岁月，流淌着无尽的眷恋。如画的美景，包含着无尽的思念。身处仙境一般的故乡，怎能不喜哉乐哉，欢哉兴哉？此时此刻，回味我等当下福祉，实属来之不易。心怀感念，追思祖先，记住那扯心牵肺的乡愁，唯愿天地祥和，人间安泰。

作者简介：闫宝珍，西吉人，中学高级教师，已退休。爱好文学，书法等。